

世说新语

王卓森

无论你是一尊大国圣雄，还是一介小国寡民，吃饭始终是你活着的标志。一个人一辈子吃什么样的饭，那是他命里的事情。有人三月不知肉味，这饭基本上他就吃得十分寒碜了。有人三天五日就可细饮满酌一顿，那么生活就算对得起他了。我一个兄长辈的朋友，对吃饭讲究，海鲜必野生，酱油必进口，他手机里存着几个小渔贩的号码，动辄就打电话去寻货，要就一个人到城里的各个鱼市去逡巡，新埠岛桥头的早晚小鱼市经常见到他认真的身影。野生海鲜到手后，他就在家里自己弄菜，然后打电话邀请朋友来家共享，一些地方上的名流都吃过他做的菜。我也曾在他的花梨木地板上踩过，端过他考究的餐具，听过他年轻时浪漫不让明星的故事。我心里暗想，光吃饭这份幸福感上，如果按当下的阶级划分，他就是中产了吧。

吃饭的事情大不大，中国人用一

句民以食为天就说得很到位很严肃了。人受穷的时候，吃饭是头等大事，因此，见到人最礼貌的招呼便是“你吃了吗”，以示重视和关心对方，这样的习惯已进入了我们的基因，很难退化了。现在，国民的吃饭已经不是问题了，但大家见面还这么互相招呼。从小区里走动，不认识的人，搭讪一般也是从这句话开始。俗话说，人生在世，吃饭穿衣。吃饭是一件多么让人不省心的事情啊，做了父母的人，更是能从这句话里嚼出酸苦的味道来。小时候，村里就算邻居家的孩子多，三女三男，年年超支，年年向生产队赊粮度日，煮饭的锅里，总是一把米拌着满锅黄橙橙的地瓜。开饭的时候，他们家经常传来骂人的声音，先是小孩之间因为争捞那一勺米水，互相用筷子敲打手背，尔后是遭到大人一通大骂。令我们不解的是，他们家的孩子个个长得脸色红润，身板挂肉，后来才知道原因就在那一锅锅的地瓜饭里。地瓜营养全面，能养人。怪不得时下电视里的健康讲座

上，动不动就看见医生号召全民吃地瓜。倒是相反，我们家孩子少，就两兄弟，米饭基本能吃饱，偶尔还有小咸鱼入嘴，却长得身瘦肉少。为此我们每每被世人奚落，说我们瘦是被米饭咸鱼伤到筋骨了。

人是附于物质上的，最先依附的便是饭。吃了上顿没下顿的人，会对食物有一种刻骨铭心的爱恨，如果是一个像杜甫那样混得连吃饭都成问题的 人，因饿而文工，上升为文艺上的创作，满纸便是“朱门酒肉臭”这类好句子了。我有一个朋友，在戏班演老生，台上是员外，台下靠外援，演出市场竞争厉害，年成不好，经常受到外家人资助。一次一个发了一点财的老板请吃饭，我带他一起去，不料满满的一桌菜刚摆上，大家筷子还没动几下，临有急事我与那位老板起身便离开，他也跟着离开，而不是一个人端坐在包厢里好好地独自享用那桌菜。他回家跟老婆说了，被老婆数落了半天，才发现他那天的离开，是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后来，每一

次见到我，他都提起那一次的吃饭。他忘不了那一桌菜。

说吃饭是小事，那是日子过好的人的说辞。家庭妇女提个篮子到农贸市场为三餐采购，满眼鸡鸭鱼肉绿肥红瘦，口袋也不羞涩，但就是在菜摊前盘桓半天也无从下手，见面还互相抱怨“不知买啥好”。那些混到了动辄就被请吃饭的人，几乎是谈吃色变，有人请吃饭，推推挡挡不愿意去赴那个藏在某个酒楼包厢里的酒宴，一是害怕三高，二是各种饭吃得多了，味蕾麻木了，便觉得着丰味美也不如家里的腌萝卜干了。吃饭吃到这份上，都可以当哲学家了。不像我等小民，还在吃饭的路上兼程，生怕不小心被饭给忘了。

每个人对吃的记忆是从童年开始的，很多事可以像被水洗掉一样在脑子里不留一点痕迹，但对吃却总有很难忘的细节。我记得小时候，村庄里每到炊烟升起，村妇就各自叉着腰站在院子里扯开嗓子呼唤她的孩子回家吃饭，各家收回各家

的孩子，这些一身泥土的孩子聚拢在一张饭桌四周，睁着大眼睛等待着大人起锅上饭。村里的妇人高低胖瘦不一，嗓门和音色也不一样，粗短的秀发家的女人嗓门高得出奇，她家的老二在山坡上抓坡马，她一声“那二啊回家吃饭咯”，她家老二是要是假装听不见，断是不会漏过她的小树枝条抽一顿的。村妇们的嗓门，假如上今天的央视比高音，且不说她们不知音乐是个啥，就是她们田野一样广阔的音乐呢，谁说不是一声声风情独特的乡音呢。

童年已远，但我仍然没有忘记村庄里吃饭时分的动人情景，锅碗瓢盆，鸡犬人语，往嘴巴里扒拉稀粥，各家各户吃饭的声音，此起彼伏，这样的声音，一放大，一与远方呼应，便连成苍生了。苍生，有时就是历史的那片烟云，而吃饭，就是那片烟云底下最普遍也是最庄严的景象。如果一个人断炊多日，脑袋就会发胀，一开始是慌张，而后是发狂，啃树皮，吃观音土，甚至做出惊天动地的事情来。

冷暖人间

没有父亲的父亲节

悼念我的父亲李朝

李木

6月17日凌晨，整个椰城仍在沉睡，只有路灯亮着眼睛；而你却闭上了浑浊的双眼，从此不再睁开。那只金色的小鸟就在黎明前飞走了，它的名字叫做“一辈子”。一辈子有多长？你的答案是92年；生与死的距离有多远？我想是在闭眼不再睁开的那一瞬间吧。

倚靠在病房外的座椅上，我也闭上了眼，但很快又睁开了，因为我听到了你的呼吸，触摸到了你的心跳，甚至感觉到你翻身时的疼痛。然而四周仍是一片静悄悄，医生护士和那些抢救的器械都撤走了，只留下你枯叶一样轻飘的身躯安放在白色的床上。我想哭，但没有泪；我想喊，却没有声，只觉得有东西压在心口，很沉重。是小时候睡觉把抱枕压在了胸口吧？难怪做这么个可怕的噩梦。但很快，铁轮子碾压瓷砖的刺耳声音赶走了噩梦，那四个轮子把你运到了医院大楼边那座小房间。

太阳出来了，跟往常的一样灿烂，它不知道地球上又少了一个人，但这是朝阳，金光中闪烁着你的名字；街上恢复了喧嚣，人们又在为各自的目标而奔忙。而你，仍静静地躺在那个叫“太平”的小房间，或许有人已把你送进了一个寒冷的冰柜里。哦，炎热的夏季，暂且在里面凉爽一阵也好，等候吉日，在烈火中升入天堂，完成一次冰火两重天的跨越。

吉日就在两天后，恰逢6月的第三个周日，父亲节。你是我的父亲，没有你就没有我的生命。你是在我生日的第二天住进医院的，你又将在父亲节这一天去寻找你的父亲。那个我叫做“爷爷”的人，你很少说起，我只知道，你在很小的时候就没有了父亲。今年这个父亲节，他也许会在某个地方等着与你团聚，而这边，我则成了一个没有父亲的人。

93岁的母亲很快就记不清你的名字，只说坐在她身边轮椅上那个人去了哪里？还絮絮叨叨讲起当年守寡带着三个女儿嫁给你的传奇。这其中有着她的美丽和独特气质，更有你的善良、正直和贵族似的怜香惜玉。都说你们一个军官一个护士郎才女貌，是在舞会上相识的，正是有了那段激情岁月中浪漫传奇的爱情，才有了今天的我。

从河北乐亭那个李家少爷，到北京辅仁大学追求进步的热血青年；从南下大军演话剧的文艺战士，到海岛军营中的文化教员；从省属海南中学的教导主任，到枫木干校的劳动标兵；从海南师专文艺连连长、中文系副主任，到省老干部艺术团主持人、关工委先进个人，你的人生足迹并非辉煌但问心无愧。你的纯正国语令说方言者羡慕，你的激情朗诵让人热血沸腾，你的随和、正派、乐观、儒雅有口皆碑，你爱生如子被学生称为“慈父般的老师”。

你是慈父，也是严师；我为你骄傲，也为你争光。想起当年你带我去吃难得一吃的三色雪糕，想起你讲故事听得我泪流满面却不敢哭出声，想起你下乡搞“四清”与农民“三同”还学会了蹩脚的海南话，想起你从屯昌五七干校骑着单车颠簸一路回海口，想起校园里别人用婴儿车推着孩子而我用轮椅推着你。还有那个穿着军装威武帅气的你，西装领带风流倜傥的你，台上引吭高歌慷慨激昂的你，游山玩水充满小资情调的你，饭桌前小酒一喝话匣子就关不住的你，为看孙女爬上7楼不觉累的你，再廉价的衣服也能穿出品味的你，近來不吃不喝日渐枯瘦的你，躺在医院痛苦无奈戴着氧气罩的你……

你是我的父亲，我是你的儿子！在又一个父亲节来临时，你寿终正寝，驾鹤西去，却把一个没有了父亲的父亲节留给了我。你来自河北乐亭，26岁到海南，在这片热土上经历了66年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如今叶落海南，魂归大海，化作一棵挺拔的椰子树，身披朝霞；而我，你的儿子，也将永远是你身旁的一株青葱小木！



《绿水青山有人家》（油画）

周少灵 作

草木风华

故乡的草

王锡均

我的故乡在万泉河中上游北岸。故乡的河岸上有摇曳荡绿的椰树、槟榔、苦楝、海棠、母生、荔枝、龙眼等高大的乔木乃至万千篇成丛的竹簕，还有那遍地疯长的野草，营造出一派苍茫醉人的绿。每当太阳刚刚升起，雾霭还未散尽，随处可见那些绿草叶上缀满闪光的露水，有的一棵草网着像蜘蛛网似的露珠，你一脚踩着走过去，草叶上的露珠纷纷破碎，露水总会把裤脚弄湿，而草叶扫过脚面，有一种舒适惬意的酥酥感。

故乡的野草，种类繁多，我能叫出名的，多是有一种特别的形态，及其跟人们生活 的联系。如田洋坎下水润边，长有一种竹仔草，叫灯心草。这种草，有圆直的四、五寸长的茎，茎节上长叶。圆直的茎筒中有一种白色的草芯。旧时，故乡人常把这种草茎，一节一节割下来，取出草芯放在阳光下晒干，然后放进一只盛满清油的碗中浸透，再抽出一头，挂于碗沿，点上火，就做成一只照明的灯。在故乡尚不通电前，农户多是点这种油灯照明。

在荒野山坡上，有一种叫蒲公英的草。这种草，植株仅有尺把高，每年春天，它开着黄色的花，也有的开白色花。到了夏天，蒲公英的花瓣脱落，花耙上长个果实，果实顶上长出一个毛茸茸的东西，上面镶嵌着一簇白毛。无数根白毛，聚在一起，成为一个脑壳状的白色小绒球。山坡上刮起强劲的风，把小绒球上的花絮吹散，随风在山坡上漫天飞舞，就像一顶顶缩小的降落伞似的缓缓飘飞，真是好看极了。

在离河岸较远的山区丘陵地上，长有一种特别惹眼的草，叫芒草，它有比毛笔杆般大圆而直，中空的芒秆。芒秆上包裹着叶包递升而长出一片片长条如剑的芒叶。芒叶边沿薄如刀刃，你闯进芒丛，稍不留意，手脚会被锋利的芒叶割出血。成熟的芒草，芒秆顶端长出一束蓬的灰褐色芒花，像狗尾巴似地在风中摇曳，非常好看。这种芒草，密密麻麻地成排立于山坡上，就像北方长在湖畔的芦苇。它纠纠缠阵，或排成簇地霸占着一个山坡或一片山岭。阵阵山风刮起，便见一排又一排又一排的芒草起伏翻卷而去，一派浩浩然之野性，真有那种“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意境。

这种芒草，乡人都当作宝贝。一可连叶割下芒草杆，晒干后用竹篾把芒草杆聚拢一起，编织成一垒垒成片的芒草片，然后用这种芒草片交叉错叠，铺盖于以木桩、木桁条搭成的木架子屋顶上，便做成一间可挡日遮雨能住人的芒草寮。石壁近山靠山，乡人上山垦荒种橡胶、槟榔及其山兰、木薯等作物，总会在山上砍树割芒草搭间草寮，看守作业，因而一个个山头上的芒草寮成为山上一道亮丽的风景。二是乡人常把芒秆顶端的一段芒秆连同蓬蓬的芒花吹来，晒干后，绑制成一把把扫帚。这种芒秆花扫帚，特别柔韧耐用。乡人绑制的这种芒草花扫帚，拿到市场上销售，总成热销货。

在故乡的野草中，有许多草是可以入药医治疾病的。在我村村壠坎下那片宽阔的河滩地上，长有一簇簇的辣蓼草。这种草耐旱耐水。河滩上，沙多土少，在酷烈的阳光下，它照样蓬勃生长。它在水边，万泉河发大水，它浸没水中几天几夜也不死。河水退后，它照样舒枝展叶。它的植株高约60公分，茎枝像鸡脚爪一样屈屈反反，茎枝暗红色，叶长条形，像被太阳晒老化了赭黄色。它的茎叶根，均有强烈的辣味，故叫辣蓼。别看它毒辣辣的，却常被乡人用来煮水服了治急性肠炎吐泻，非常有效。

说起故乡的草，有一种草是不能不说的，那就是长在山野上的革命菜。这种野菜，茎枝圆筒的，叶片对开生长，叶子扁平尖长，浅绿色叶面上长有细细的绒毛。它开有白色，紫色的花。它的茎叶又柔又脆，摘取洗净后，连茎带叶放到滚锅中煮上几分钟，即可进食。它软滑清爽，带有微微的甜味。乡人均叫它革命菜。传说，当年海南革命处于低潮时期，琼崖共产党人转移到母瑞山。在弹尽粮绝，缺医无药的恶劣环境下，幸存下来的二十六位共产党人，除了树上野果和沟中鱼虾，他们平日就靠吃山中的野菜充饥。当年，没人知道这种野菜的名字，就叫它活命菜，保命菜，后来冯白驹把它同革命联系起来，说“这种野菜能让我们活着坚持革命斗争，就叫革命菜吧！”从此，这种野菜便有了一个光荣而崇高的名字——革命菜。

煮海凿浪

采采书封，珍重其意

黄涌

大约七八年前，偶然读到复旦大学许道明教授的《插图本中国新文学史》。作者在前言里写道，大凡治新文学者，亦应如古文学，于众多原典史料的爬梳摸索，于时间厚厚灰尘的拂拭清理中，得出真知识。因此，该书最大特色便是配有新文学草创期诸多文学作品的原始书封图，使人读来兴趣盎然。

其实，新文学自开创以来，作家们就极为重视书封设计。这其中，尤以鲁迅为最。他的大部分作品书封设计均出自陶元庆之手。陶是当时颇受鲁迅看重的一位青年画家，其作品博采众长，兼有中西画风。他为鲁迅设计了《彷徨》《朝花夕拾》等作品的书封，形成了自己独有写意式的书封设计。

但是，陶元庆的书封究竟好在哪里？对于我们这些生活在电脑构图时代的人们，自是无法甄别。好在，还是有书可阅的。群山所著《采葺小集》便是这样一本专论书封设计的书。在书中，作者以自己收藏的两本不同时期的鲁迅《彷徨》封设为例，辨析了陶元庆为鲁迅设计的书封价值所在。

以不同时期出版的版本书封来探讨新文学作品，亦可作新文学研究史料的一种。因此，《采葺小集》不只是一本纯粹谈论书封设计的专门书，还可以视为新文学的研究之作。书中所探讨的书封对象囊括了闻一多、徐志摩设计的《落叶》、《巴黎的鳞爪》、叶灵风设计的《幻洲》、廖冰为徐迟设计的《美文集》等各种新文学草创期重要作品的书封，其视野之宽、涉及面之广，均属一流。

作者自谦是一个文章作的不好的人。其实，通读此书的人都知道，他的文字古雅清新，语句绵密，时时带着一股书卷气。虽不是习文学出身，但写起书来，作者文字里却有一股明清小品文的韵味，殊为难得。

在谈到当代书籍装帧设计时，群山曾点出了三路不同的书装做派：“一是比较注重封面的装饰作用而较少顾及作品的内容；二是较为注重对作品内容的反映和解释，另一路则是既强调装饰作用同时也注意对作品内容的反映。”在作者看来，只有做到内容与装饰两者兼顾的书封设计者，才能真正把书装当作一门艺术来提升。而优秀的书装，总会使爱书人怦然心动。

《采葺小集》的书名出自《诗经》：“采葺采菲，无以下体。”作者借“葺”与“封”的谐音而为书名，闲雅有趣。书名的另外一层意思，则寄寓着作者对书装未来的期许：葺菲之采，是期待在书籍封设这一点上“愿君多采撷”，对后来者有所裨益。

小小说

奇特的捐助

李忠元

张桥很勤奋。虽然在星期天，但他还是像往常一样早早地起了床，从家里那间破旧的茅草房里钻出来，快步向边城中学的校园走去——他是去学校上自习的。

张桥家里困难，从家到学校虽有七里地的路程，他却依然要坚持每天步走。不为别的，张桥的父亲一直卧病瘫痪在床，母亲只是一个在街头卖冰棍的小商贩。在这样的家庭环境里，母亲卖冰棍换来的那点可怜的零钱，连全家的肚子都填不饱，更不用说是为张桥买上一辆像样的自行车了。

没想到，别的同学比他来得更早，一种仿佛节日的气氛迎面扑来，和刚刚走进校门的张桥撞了个满怀。张桥不知为什么，这假日的操场却突然在不经意间热闹起来，学生会干部在操场的主席台上整齐地摆放着两副桌椅，红绸布铺就的桌面上还放着一个红箱子，而主席台四周还聚了不少人。

张桥觉得稀奇，就快步向那撮人走去。张桥惊喜地发现：学生会正在组织一次抽奖活动，围在奖箱周围的同学都前呼后拥，欢呼雀跃。

张桥心里的热情顿时被同学们激化了，他伸出了手，也想碰碰运气，解解自己的燃眉之急。张桥行动还是蛮快的，他掏出衣袋里的一元钱，随意地交给了学生会的王干事，然后迅速将手插入奖票箱，绝对超自信地抓起了一张奖票。

打开奖票的一瞬间，张桥顿时血往上涌，大脑有些眩晕。随即，他竟然惊叫着跳了起来。

“真幸运啊，我竟中了一辆自行车！”随着张桥的惊呼，现场马上爆发起一阵热烈而火爆的掌声，学生会主席李响柳始终微笑着，将主席台上放着的唯一一辆扎着红布的崭新自行车推到张桥面前，握手祝贺。周围的同学都聚拢过来，为张桥的幸运摇旗呐喊。

张桥今生还从来没有这么激动过，他冲动地握住每个同学的手，一一言谢。然后，张桥极其兴奋地飞快骑上自行车，没想到在一偏腿之际，奖票箱子掉在了地上，奖票洒了一地，张桥发现每个奖票上居然都写着奖“自行车一辆”。

张桥顿时瞠目结舌，继而泪雨飞扬……张桥并不知道，这是校学生会经过慎重考虑，为不伤害他的自尊心，才匠心独运，搞了这样一次“奇特的捐助”！



诗路花语

照片

叶美

坐在相片里的人  
在前往海滨大道的路上  
海在窗口外微微发甜  
一对情侣，退婚，肃穆，独立  
在时间之核的左侧，  
突然变得腥咸  
伸出的食指  
冲破了屏障  
那一刻，我们是自由的吧  
必是用心顶住这身体  
从不指望一个婴儿  
开脱自己未来的形象  
她，仅一半来自梦境  
是三分之一  
她需要一件宽大的事件  
将自己置身其中。

渔娘

高翔

展开渔网手掌  
水底触摸  
江水的四季深度  
和渔家的企盼  
一篇水浪的盲文  
被你的手掌读得一江泪水流

几尾活蹦乱跳的文字和坚硬的纠结  
印进眼里  
也有惊心动魄的风浪  
左手捉住阳光的天梳  
梳理花头巾下深藏的一朵胭脂梦  
无意回眸  
来时的村庄已在瞳孔里湿漉漉  
水面波纹纹机印进你的额头眼角  
成为你身体上抵不住的甲骨文  
每一条刻痕  
都是你阅读水浪的偈语